

著名世界譯漢

# 社會進化與政治學說

和佈豪斯著

廖凱聲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L. T. Hobhouse 著  
廖 凱 聲 譯

漢譯世界名著

社會進化與政治學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嚴

(3834·2)

漢譯世界名著  
社會進化與政治學說一冊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 T. Hobhouse

譯述者 廖 凱 聲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 譯者前言

社會進化與政治學說一書，爲當代英國社會學權威和佈豪斯名著之一。這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他在美國科命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會的講演稿的全部。裏面第六章的一部分後來爲其寫成更詳細的『道德的進化』一書。在我國，社會科學知識的需要，曾經一度感到恐慌。關於討論社會哲學的理論書籍則更少見到。本書的遯譯，開始於一九三一年，中間因爲人事的推移，直到今日纔能完稿。在目前一切社會問題仍在急待求真切認識的時候，本書對於社會也許不無貢獻罷！

在翻譯的時候，對於科學上的術語，外國人名和地名，每感譯名繁雜凌亂不可讀的苦痛，甚至因此不免要引起意義上的紛歧。嗣經依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科名彙和漢譯標準人名地名表爲準則，幾次釐訂，纔於體系上一致。對於原書除了著者一個記略，一封致科命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會的信和幾條腳註，譯者認爲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的以外，其餘都已完全譯出。裏面有些關於生物學的地方，多承我的好友夏之曄先生代爲譯出；張輔良先生，鍾松若先生對於譯者給予不少的

助力，這裏都應該感謝！

本書是依據倫理觀點來討論社會哲學的著作，有些地方是很艱深的。譯者淺陋，錯誤雖盡量力求避免，疏忽仍容或不免，如承指正，非常歡迎！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於廬山。

# 目次

## 譯者前言

|     |           |     |
|-----|-----------|-----|
| 第一章 | 進步的意義     | 一   |
| 第二章 | 進步與生存競爭   | 二〇  |
| 第三章 | 優生學的價值與限界 | 四六  |
| 第四章 | 社會諧和與社會心理 | 九一  |
| 第五章 | 社會形態學     | 一一六 |
| 第六章 | 國家的發長     | 一四二 |
| 第七章 | 進化與進步     | 一六七 |
| 第八章 | 社會哲學與現代問題 | 一八五 |
| 第九章 | 個人與國家     | 二〇四 |

# 社會進化與政治學說

## 第一章 進步的意義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正和人類社會每個時代和每種形態中的情況一樣：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有成功的質素，也有失敗的質素。現代一般直言不諱的人們的評論，大多偏於失敗的方面，因此悲觀的論調，朗然在現代許多著作中高唱着。然而對於現在的不滿，對於將來的杞憂和對於過去的憧憬，這是一般文章論述中的通性。假使文字記載都是可靠的事實，我們便可以舉出不斷的實據來證明人類自從希西阿（註一）直到今天，完全是在繼續退化。殊不知過去的一切祇要是在現在回顧起來，總是放映出一層神奇玄妙的輝光。正如在我們個人的記憶裏面，有許多我們不願重新經歷的往事，在甜蜜的回想中卻都變成十分令人感到愉快的對象。原來過去的許多艱

難困苦反襯起來，都成了現時快感的背景。人類的記憶也正和這種情形一樣。有許多過去的情境，倘使人們再度經歷，那一定要令人感到痛苦的，可是一到相當時期之後再來回顧已往，這些都會染上了神妙的色彩。固然，現世的「不安」「醜惡」和「溷濁」都有冷酷的頑強的事實在使我們難堪，可是在過去的時代也正隱藏着和它們相當的質素。祇是過去這類現象，不是被人們遺忘，便是被時間的薄霧所柔化，甚而至於變形了。因此人們對於歷史上改變過的觀念，都扭向悲觀那方面去；我們對於社會進步如果企圖作任何科學的估量時，便不能不嚴防這種社會記憶中的偏見。誠然，那些最熱心於改良社會的人們，對於現存的種種不良現象最後都會逐漸使之減少。但是他們縱不受如前所說的任何的煽惑，我以為還是有着另一種補充的成分，而那些多少帶一點悲觀色彩的議論的充斥，自身就是這種成分的證據。在過去一定不會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開化了的各民族，對於任何方式的社會的疾苦都會有過很普遍的敏感。倘使我們乾脆要為我們的時代辯護的話，那末我們所提出的論點，並不是說現時代中不良現象「微小」或是「稀少」，而是說每種不良現象卻都喚起了一種有力而且持久的努力來治療它。這種努力固然不是簇新

的，但是我們很可以說：那是堅持的，逐漸增大其體量和嚴重性的。人類的努力和能力之投效於這種運動中的總量，一天比一天加多；並且因為這種運動吸集着精力和物質，所以便不很滿意單祇從徵兆和結果上去謀應付，而是要更加專心於原因的探索，和謀根本的解決了。不論在那個文明國家，總有一大「隊」的人們——男人和女人——在那裏奮鬥。有的是相信自動的努力和互助的；有的是信仰政府的，從而奔走運動，企圖能達到法制上的改良的目的；更有些人，他們祇願意在現時觀察事實，探索原因，從而開闢到達未來的較有把握的進步的途徑。悲觀的作者們不會否認這種種的努力之存在和它們的精誠，不過他所認為有問題的祇是它們的效果罷了。在這一點上，就有很多的話可以說了。我以為那是可能的——至少在我自己的國內（英國，下同）——以產業革命前期的人類狀況和現在的狀況作各方面的比較，來證明改良運動者的努力，並非完全白費。要討論到這一點，必先從另一方面說起。我所說的改良運動者的努力的種種，倘使批評家要在我的字句中搜尋，祇要以一個字就可使我很困難了。我不是說過「一大隊的男人和女人」嗎？在這一點，他便可以反問我：「什麼隊伍」呢？誠然，「我很顯然看到許多男人和女人，對於大眾的

問題在發生興趣。可是所謂大「隊」，那是指着有訓練有組織的軍隊而說的，並且他們是向着一個鮮明的目標而出發的。」他還很可以說，「這一點正是我在社會改良的熱心運動家裏面所找不到的。我在他們中間所能找到的，祇是證明他們更近似於一種烏合之衆，如以軍事上的比喻來說，他們很像游擊隊中的一種雜拼的人數，沒有步伐，常常向着雜亂的目的，有時甚至陷入猛烈的衝突，並且無論如何，始終沒有任何顯明的共同的動機。倘使你要這樣說：這裏有許多個人和有組織的團體，他們暫時節制着，將能力集中，他們甚至不顧一切地全部集中他們的能力。有些人們則專和貧窮奮鬥而又勸人節儉。有些熱血的志士，他們發見土地問題是一切善惡禍福的根源。有許多專在居住衛生上講求改良的宣傳家。此外還有什麼關稅改良運動者——這個名詞所表示的，說起來，在英國和美國是有相反的意義的。還有工會主義者，合作家，社會主義者和那些優生學家的頑固派，他們認為一切的社會改良，完全是由環境的輔助變化所促成，從而堅決主張祇有用淘汰律來改善人種，纔是最妥善的辦法。總之，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們，渺茫地在注意社會的進步。他們對於各人特殊經驗範圍內的問題，或者他們曾經親自留心過的問題，都很深刻敏銳地在分別

加以注意。雖然到處也可以遇到一些胸襟比較闊大的人物，他們認為一切事物須從整個方面着眼，可惜他們的影響太小了。社會進步的動力是整個而帶着局部精神的，這也就是人們所以成就很小，甚至連常態的進步都沒有的緣故。」

對於這種責難，我應當同意，不過也祇是這一部分而已。人們雖不免過於狹窄和淺見，然而我以為總算做過一些事業，不過耗費的努力太大，而所獲得的很小，有些不相稱罷了。這種人力的枉費若要避免，社會努力的全部，若要均能收其應得的功效，那祇有從發展普遍的瞭解，養成對社會進步，看成整個的比較明晰的觀念，以求各個組成部分相互關係的結果上着手。這樣，人們不免容易把這些問題看成抽象的空談的了；可是往往有很多的問題，看來很像是空談的，而其中卻具有真實的意義。社會有機體的統一和社會變化中為善為惡的相互關係，不僅是一種空談的理論，而是一種真正含有深刻真理的表現。這種真理縱使人們現在還不理解，終有一日總會要切實向着它去奮鬥。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在他的社會學的研究中曾經引用一種比喻，他說我們如果給人家一塊有捶痕的金屬板，而請他把捶痕弄平，他將怎麼辦呢？他若完全不懂得金工，便立

刻拿把斧頭向着捶痕打去；結果，他發現此處的捶痕弄平，彼處的又復出現。他便在別的地方又搬弄他的斧頭，最後還是得到同樣的結果。於是他再依舊這樣的幹下去，一直等到他自己相信捶痕不是以這種直接而又容易的辦法弄得平的時候，他纔停止。斯賓塞然後力說：社會呢，也是如此啊！當我們發覺了一種或多種不良現象的時候，我們便用直接的強力的辦法來制止，可是結果呢，社會的批評家告訴我們，另一種相當的不良現象又在其他的地方出現了。我們剛已裁制了公然的犯罪，立即便發現某種形式的祕密的邪惡又在那兒潛滋暗長。禁酒運動隊剛已遏止酗酒的行爲，可是立即發現這些人們又在酷嗜賭博。法律上保障勞動者意外事件的償恤，結果，年老的工人便找不到工做。勞動者組織工會要來維持並改良他們工作的待遇，然而在他們還未得到怎樣成功的時候，他們的僱主便已從他們那裏模仿得應付的方法，也組織了各種同盟來壓倒工會。罷工現在被相互的協商替代了。這種相互的協商將要開闢產業界和平的新紀元；結果又發現協商的條件愈寬，礦場和工廠中有地方性的困難愈難解決；於是我們又看到工人堅決罷工來反對他們自己的領袖了。在這裏我不須深究這些事例中的引證是否正確；縱使正確，我也不須探求這究竟有

沒有純粹的用處。我祇要把簡單而又主要的一點加以說明。斯賓塞對於這一點曾經特別喚起注意。那就是說：每一種變化，無論自身怎樣完善，總會引起預料不到的反動的，因此我們要想達到永久可靠的良好境地，我們便不得不儘可能地將社會生活看成整個的，並且要不存忌妒心理，專想抹殺他人的見解來擴張自己局部的私意，而須將我們的見解去和他人正在努力的工作相聯繫，從而引起他們同樣的精神。在社會學中正和在其他一切科學中一樣，分系專攻是必要的，同時也是危險的。它之所以成爲必要的理由是因爲人類的精力有限，又不能在各部門中立即獲得充分的知識和適當的技能。它之所以成爲危險的理由是因爲社會生活不能割成一片片的獨立的斷面，正和人體不能分爲一個個獨立的有機體一樣。皮匠師口裏的『沒有別的東西能像皮革』的語調，現在在其他各界中也是很普遍的現象。原來一個人誇大他自己正在做着的事業的重要性，這已成了人類必需的錯覺了。人類所以還得維持下去，即在於有這種興奮劑。人類所以受到毒害，也是因爲有了這種興奮劑，這是很可惜的。在清醒明白的狀態之下，我們值得要去尋求一種預防的藥劑。在目前的場合，倘使我的認識是對的話，我們所需要的預防藥劑便是一種條理明

晰的社會哲學。我們必須認清在這樣散漫的社會努力的總體中，究竟可否發見一種將社會看成整個來謀改善或進步的有系統的計劃呢。倘使我們真能獲得任何這樣一般的概念，我們還須要明白，這是否很結實堅固，而不會自身發生問題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又得分爲兩方面來講。在我們確定任何一種概念以前，對於這種概念，別人儘管斷定如何有力和合理，可是我們不能不先決定兩點：第一，它是否能自圓其說，還是一經細想，便要發生許多矛盾，甚至使它成爲毫無意義的混亂呢；第二，在實際上，它是否是在可能範圍以內呢。這些問題中的第一個正是社會哲學的主要對象；第二個問題，則是屬於社會進化的理論。對於這兩個問題，在本文中我都不得充分來討論；而且就是對於這一點，我也不能很簡單的提出一種理由，那是還有種種其他的理由的，以後自可明白。因此我很想：第一，將「進步」的本質和條件總括起來下一個定義；第二，依照我所下過的定義進而考察歷史上記載的進步曾經實現到怎樣的程度，以及推測將來還可以向前實現到怎樣的程度。在這裏我得要聲明：爲着避免那種可能使整個範圍變成空泛而淺薄的概說的緣故，不論在討論過去或現在，我都祇限於從社會生活的一方面去着眼，但在討論上有了必要的時候，纔略涉及其

他方面。

但是關於進步的概念，首先便要感到一些困難，所以在我們進行有建設的意義的討論以前，最好將這些困難先來解決。

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在這裏對於「進步」暫時祇下一種初步的定義，至於比較詳細的解釋，俟到後面再講。關於人類社會，我已引用「進化」和「進步」兩個名詞。當然這是表明它們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並且在我看起來，分辨這種區別，纔是實際瞭解這類事實的開端。進化是指任何種類的發長（growth）；而社會進步則是專指人類博得價值的，或可能合理博得價值的諸種特質的社會生活的發長。那末，社會進步僅是社會進化的許多可能性中的一種罷了。可是不能說社會進化的任何一種形式，同時便是社會進步中的一種形式或是一個階段。例如，品級制度（caste system）是社會進化中的一種產物。這種品級愈是嚴格、狹窄，社會階級便愈複雜，品級制度於是發展也愈完全。在程度上，那就是說當一種不緊密的初起的品級制度，逐漸硬化成爲一種嚴格的極端的品級制度的時候，顯然那是在促成一種社會進化的過程。這如果看成是社會進步

的一種形式，恐怕誰都要發生很強烈的疑問。從人類價值的觀點來批判，這很像是退化，或者可以說這是誤入了歧途，到現在要想找到出路，必須依着原路走回很遠纔行。再說正如今日的加迭爾、商品專賣權、市場競買所、托辣斯等，都經過一種活躍的進化。又如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總而言之在各種不同的民族中發見無數的良好或不良的趨勢中，都會經過一種進化。一件在演進中的事情，沒有實據說它是好的；已經演進了的社會，也沒有實據認為它是曾經有了進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在生物學的概念影響之下，這兩種觀念常是混淆不清的；而且將人類在某些條件之下已經起了演進作用的事實，祇看成是那些條件有價值的實證，或者祇用來證明那些反進化過程的倫理觀念的無效。我曾在某篇為一位很聰明的優生學的理論家所寫的文章裏，發見他用一種輕藐的神氣這樣說：『孩子似的希望着將事情弄「好」，要知道這是顯然和宇宙的規律相違背的，宇宙祇是循着天然淘汰的法則而進步的啊。』在這種簡單的提示中，我們可以看出兩種肯定的臆斷和一種絕對的矛盾。第一個臆斷：宇宙——這裏所說的宇宙，並不是說人類，也不是說有機物的大眾，更不是說地球，而祇是說宇宙——是進步的。第二個臆斷：宇宙是循

着天然淘汰的法則而進步的——所謂天然淘汰，僅是一種假說，地面上有機形態繁異的事實，至今還未能把它用來適當地解釋清楚。現在要說到他的矛盾的地方了，他認為「進步」與「公正」是不能並立的，而所謂公正即是任何判斷中的基本原素。這樣，那末凡是在我們對於價值的基本觀念上值得藐視的東西，因此便不得不認為非常有價值的了。於是我們可以回答他一句話：一切事情的進程是和人類的價值觀念絲毫沒有關係的了。這當然是極可能的；也就是我們正擬着手考察的一點。不過在那種場合，誰都沒有權利談到進步，因為進步這個名詞，在對於一切事情的進程的關係上，它是含有價值的意義的。人類根據價值判斷的努力，假令機械的必然律斷定終歸會要失敗；那末人類的努力便將永久成為失敗的了。然而人類的努力必須要和它的敵人——失敗——攜手這回事又是極不真實的啊。倘使宇宙的進程原來是和倫理的規律相違背，那末倫理的規律原來也就和宇宙的進程相違背，這是無庸深說的事情。如果確實如此，人類的地位未免太不幸了。再也不能希望達到什麼永久良好的境地。照這樣看來，豈非更不合理了嗎？人類對其值得努力的任何事情而去拋費他的種種努力；這種努力依據前面的假說，根本就是對於人類生活中最